

目 录

第一章 靺鞨的发展和渤海王国的建立	1
第一节 靺鞨的发展	1
第二节 唐初东北的政治形势和渤海王国的建立	15
第二章 唐王朝对大祚荣的册封和渤海 政治势力的发展	24
第一节 唐王朝对大祚荣等的册封和忽汗州 都督府的设立	26
第二节 唐王朝黑水都督府的设立和大武艺北进政策 的受挫，渤海与唐王朝的战争	31
第三节 唐王朝封建文化的输入和渤海社会的发展	38
第四节 渤海统一靺鞨各部及其政治势力的强大	45
第三章 渤海的疆域和地理	63
第一节 渤海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63
第二节 渤海的自然条件、经济分区和交通	66
第三节 渤海的政区划分和地方建置	72
第四章 渤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	86
第一节 渤海的社会制度	86
第二节 渤海的社会经济	91
第五章 渤海的政治制度	104

第一节	中央统治机构	105
第二节	军事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	109
第三节	品阶勋爵制度	111
第六章	渤海和唐王朝的关系	119
第一节	渤海和唐王朝的政治关系	119
第二节	渤海和唐王朝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	130
第七章	渤海和日本的往来	140
第一节	渤海和日本的往来	140
第二节	渤海和日本交往的作用和意义	157
第八章	契丹的兴起和渤海的灭亡	167
第一节	九世纪后半期唐王朝的衰落和契丹的兴起	167
第二节	契丹对渤海的进攻和渤海的灭亡	172
第九章	渤海的文化	188
第一节	儒学	188
第二节	宗教	190
第三节	文学	193
第四节	艺术	201
第五节	建筑	205
第六节	社会习俗	209
附录一	渤海世系表	213
附录二	渤海年表	124
后记	232

第一章 靺鞨的发展和渤海王国的建立

渤海史是我们伟大祖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史册中的重要篇章。唐代渤海王国是以靺鞨的粟末部人为主体，于公元698年到926年，在东北包括现在苏联沿海州和朝鲜北部的一部分的广大地区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共二百二十九年^①。唐王朝在粟末靺鞨居住地牡丹江流域置忽汗州，设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封渤海郡王，历史上称为渤海王国。对渤海史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我国多民族史的内容，阐明渤海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增进民族团结，而且将具体地揭示渤海和中原的密切关系，因此，渤海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乃至对东北亚史许多问题的阐明，也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节 靺鞨的发展

渤海地方政权的出现，是长期居住在东北的靺鞨人历史

发展的必然结果。

隋唐时的靺鞨在周秦到西汉时称为肃慎，东汉时称挹娄，魏晋时并见肃慎和挹娄的名称，南北朝称勿吉。这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古老居民，是女真族——满族的先世，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对祖国历史的发展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

肃慎 肃慎是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古老居民。

先秦文献中的《尚书·序》、《逸周书》、《大戴礼记》的《少闲篇》、《五帝德篇》、《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山海经》等都有所著录。两汉文献的《史记》、《淮南子》的《坠形训》和《原道篇》以及《说苑》的《辨物篇》也有片断的记载。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史记·五帝本纪》说：虞帝“南抚交趾，……北山戎、发、息慎。”郑玄注：“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这些记载把肃慎和中原的关系提到传说中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以前部落联盟酋长舜的时代，显然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是它却说明在遥远的古代，肃慎就和中原有往来，为内地所了解，弓矢很有名，住在北方。

肃慎和周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关系。《国语》卷二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侯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名其楛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分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楛，如之。”

这个故事，贩卖圣人出四夷来服的剥削阶级思想是应予批判的。但其中确透露了周武王时肃慎曾贡献楛矢石弩，表示友好和臣服。周成王伐东夷胜利后，肃慎又来朝贺，成王使荣伯作“贿肃慎之命。”^②原文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可以想见，这是一次和睦的往来。《左传》鲁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说明周王朝承认肃慎和燕、亳一样是属其管辖的北方领土。

《汉书·武帝本纪》元光元年诏：“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宵（慎）北发渠搜，氏羌徕服。”《汉书·司马相如传》：“且齐东踰钅海，……邪与肃慎为邻。……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踰限，越海而田。”郭璞说：“肃慎国名，在海外也。”颜师古注：“邪读为左，斜，谓东北接也。”齐在山东，肃慎在山东的东北，渤海之外。《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汉代称盖马大山，隋唐称徒太山，太白山，即今之长白山。《晋书·四夷传》：“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明确指出肃慎在长白山北。《新唐书·渤海传》：“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上京龙泉府在现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掘，使我们判明：肃慎

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中上游和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牡丹江流域有可能是肃慎人活动的中心。

黑龙江省宁安县牡丹江流域镜泊湖畔的莺歌岭遗址，可能是商周之际肃慎人一支的文化遗存。

当时居住在莺歌岭一带的原始居民，使用磨制石斧、石镞、石凿、石刀、石磨棒等从事原始农业。使用石镞、骨枪头、鱼钩等从事渔猎。住在半地穴式的方形或长方形原始住屋里，出土的小陶猪，具有驯化的特征，手制的夹砂黑灰陶、红褐色陶器——甑、瓮、罐、釜、盘、杯等得到普遍使用。这些和文献上记载居住在不咸山（长白山）北的肃慎人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莺歌岭遗址，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1940±55年(ZK89)和公元前1190±145年(ZK88)③。

春秋战国时代的肃慎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文献上缺少直接的记载，但大量的考古材料却给我们提供了可讨论的根据。松花江中游吉林市附近西团山、长蛇山、两半山、猴石山、星星哨、土城子等遗址所代表的“西团山”文化，有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代肃慎人社会发展比较快的一支的文化遗存④。

根据吉林市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将生活在松花江中游的肃慎人的社会面貌，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当时的人们，住在松花江两岸，靠近水源便于自卫的小山坡上，如西团山、猴石山、长蛇山等遗址，也有的居住在平原，如土城子遗址。在这些平原、小山坡上，建造了密集的长方形、椭圆形半地穴式房屋。房屋一般长4—5公尺，深

0.5—1 公尺，中節或牆角有用石砌成的灶址。分別居住着各个家庭，組成氏族社会，許多氏族社会組成部落。每个氏族公社大体有一百多人到数百人。当时的原始村落分布密度是比较大的。如以西团山遗址为例，其北 2.5 公里有欢喜岭遗址，西南 4.5 公里有騷达沟遗址，西 4 公里有平顶山遗址，和现在的西团山子大队、下洼子大队、騷达沟大队等几个村落的分布密度所差无几。遗址面积，西团山子为二万八千平方米，騷达沟约为五万平方米，长蛇山为三万平方米。

在吉林市西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鏃、石刀、石凿、石鏃、石网坠、磨谷器等，多数是用砾石、页岩磨制的。陶器数量也很多。青铜器有刀、矛、斧、剑、装饰品等三十余件。此外还有骨针、白石管、碧玉管、玉坠等。当时的人们艰苦的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已是主要生产部门。尽管青铜器已经出现，但石器仍然在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人们用石斧砍伐森林，开垦林莽丛生的土地，种上耐旱的黍和粟，用石刀收割庄稼。在山林草丛中操弓以石鏃射猎，沿江河张网捕鱼，并且已经饲养家畜——主要是猪，甚至是成群的养猪。

生活已相当安定，长久地定居。陶器已经成为不可少的生活用具。大部分陶器用垒筑法手制，素面，炊煮器有鬲、鼎、甗；盛储器有罐、壶、钵；饮食用器有杯、碗、豆等。男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是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女人主要从事捕鱼、纺织、家务劳动和部分农业生产。纺织，是用纺轮将麻捻成线，织成麻布。在猴石山石棺里发现一块麻布，经向密度每英寸 52 根，纬向密度 26 根，纱锭约等于 12

支，经纬细密。织成麻布后，再用骨针缝制简单的衣服。男人佩戴着猪牙和青铜装饰品，女人系着白石管做的项链，身上佩戴着珍贵的翠坠和玛瑙坠等装饰品。

以石范铸造青铜工具——斧、刀、矛和装饰品等。青铜器已使用于社会生活。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反映社会分工日益发展，从而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妇女日益局限于家务劳动。

人死后用石板或石块铺垫叠砌而成的矩形石棺埋葬，石棺一般长 150—180 厘米，宽约 50—80 厘米，深约 50—80 厘米，有的在棺尾还有副棺。墓葬数十座为一群，排列方向一致，分布集中。有伸展和屈肢两种葬式。随葬品主要是生产和生活用具——石器、陶器。男人墓随葬品为石斧、石刀、石镞，女人墓多为石刀、网坠、纺轮等。生产工具多放置于左右手侧；生活用具（陶壶、陶碗、陶钵等）多放在脚下或副棺里；白石管、翠坠、玛瑙坠、铜饰件、猪牙等装饰品，以配置于头、颈、胸、腰部为多。棺外盖石上和棺内常见猪下颌骨和牙齿等。石棺有的很大，如骚达沟山顶大棺，长 2 公尺，宽 1.10 公尺，随葬品除石器外，还有许多铜器和玉石装饰品，个别石棺内另放有木棺，有的石棺不大，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死后有秩序地埋葬在公共墓地里，正是氏族公社制度在观念上的反映。男子墓葬中随葬品较多；反映了他们是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社会地位高于女子。从石棺大小不等，随葬品多寡不同来看，可能已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的萌芽，当时的西团山文化的社会已是发达的父系氏族社会^⑥。

鼎、鬲等三足器，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文物，

吉林市西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鼎、鬲，和中原龙山文化有许多相似点，能看出西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商代文化的密切联系。方盞梯型青铜斧，翼型青铜镞和青铜矛，则和周代的青铜器相似，证明和中原的周文化也有亲密的关系。连珠状青铜装饰器等又反映了地方青铜文化的某些特点。

根据对西团山墓葬群出土人骨的研究，这里的居民属于蒙古人种的通古斯族^⑥。

大量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西团山文化是受到中原文化强烈影响又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遗存，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些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的肃慎人的特点是大体相符的，如“穴居”，“以青石为镞”，“用瓦鬲作饭”人死时“其日即葬于野，交木做小槨，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⑦

肃慎，做为中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靺鞨的先世，满族的远祖，远在二、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已为中原所了解，和中原黄河中、下游有着密切的往来，多次献楛石石箭，表示友好和臣服。周王朝也承认是其管辖的北方领土。肃慎人接受了中原文化，创造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原始文化，肃慎文化是中国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肃慎人则是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的重要成员。

挹娄 后汉把肃慎的广大居民称之为挹娄。

后汉书卷 85《挹娄传》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扶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及。”大体分布在今牡丹江、松花江流域，直迄乌苏里江、黑龙江迤东和苏联沿海州广大地区。居“深山穷谷”。社会发展缓慢，

有的部落以畜牧为主，有的部落过着农业兼营牧畜的生活，“有五谷、牛、马、麻布”^⑧。好养猪，吃其肉，穿其皮，挹娄的赤玉和貂是很有名的。以青石为鏃，以楛为矢，“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⑨。善于在大海中航行。挹娄人的形象和扶余相同，但语言和扶余、高句丽不一样^⑩。

挹娄分成许多部落，肃慎则是以牡丹江为中心的部落。各部落独立活动，当时还没有统一，“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相盗贼，物无多少，尽诛杀之。”^⑪挹娄人多数生活在山间林地，“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深为好。”并“作厕其中”。夏天全身袒裸，“以尺布隐其前后，”冬天以猪膏涂身，以御风寒，用瓦鬲煮饭。

婚姻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妇贞而女淫”，姑娘在选择丈夫时还比较自由，男子以毛羽插在女子头上，女子带回去则表示同意。社会上，有“贵壮而贱老”的风气^⑫。人死后，“伐木做小槨，杀猪积槨上，富者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⑬。

从汉朝以来，挹娄人曾遭受扶余的压迫和剥削，进行过不断的反抗，到三国初年（公元220—226年），终于摆脱了扶余奴隶主的统治。

挹娄自三国到两晋以后，与中原联系不断加强，曾数次到中原通好，献楛矢、弓甲、貂皮。

黑龙江省宁安县东康遗址，揭示了挹娄社会的某些内容。东康遗址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255±85年和公元315±95(7K85)，相当于三国之际^⑭。

东康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沙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次为泥质黑陶。器形有瓮、罐、碗、盆、杯、豆等，其中唇部厚重的敞口深腹瓮，口沿上带乳丁状小纽的碗，深筒形罐，高颈小口鼓腹罐都是其他遗址很少见到的。磨制石器有斧、斨、刀、凿、矛、镰、镞、铲等。其中通体磨光的板状斧、梯形石斨、新月形穿孔石刀、石镰、石铲，三棱形、柳叶形、圆锥形石镞都是新型生产工具，显示了这个遗址的进步性。骨器有锥、钉、簪、镞、凿、纺轮等，制作精湛。房屋作半地穴式，深40—63公分，长14.4公尺。在房屋址的陶瓮中发现黍和稷两种农作物。兽骨以猪骨为多，陶网坠大的直径达15厘米。这一切都说明挹娄人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牧畜和渔猎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⑧。

南北朝时，挹娄又称勿吉^⑨。勿吉的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作物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种地用“偶耕”，“车则步推”，能“嚼米酝酒”，狩猎和牧畜还占重要地位，以石为镞。“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

勿吉分成几个部落，各部落各有酋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妇人穿布裙，男人穿猪犬皮裘。”以人尿洗手面，头插虎豹尾。父母如春夏死，埋葬后，在“冢上筑屋，不令屋湿。”栗末水（松花江）流贯勿吉。勿吉人把南边的徒太山（长白山）做为灵山，进行崇拜^⑩。

从考古材料上看，黑龙江省绥滨同仁遗址，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530±80年和公元595±85年（ZK 273），大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晚期到隋^⑪，有可能是勿吉——靺鞨的文化遗存。

同仁类型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陶器上。出土黑褐色盘口直唇长颈罐、直口罐、碗、陶簸箕等。石器中有大宗的细石器，但铁器已普遍使用，有带卡、镢、铤、小刀等^⑧。恩格斯指出“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⑨

同仁遗址清理的两座房址很有特色，房屋仍为半地穴式，四壁镶有护墙板，房顶为四角攒尖式。居住面上铺有凹字形木板，应为床铺，房内中心有木板镶成的方形火灶，居住面上布满了日常生活用具。房屋面积一般在三十平方米左右。从这种构筑可以看出当时勿吉人已经组成了成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铁器的使用，迅速地提高了勿吉社会生产力，从而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一夫一妻家庭更加成熟，这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⑩。说明勿吉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已经向初期奴隶制社会迈进。

勿吉各部落分布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苏联沿海州等广大地区，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居住在粟末水（松花江）中游的现在吉林市附近的部落，这是勿吉的主要部分。

当时，中原正值南北朝对峙，辽东一带的高句丽国日趋强大，以今农安——阿城为中心的扶余却逐渐衰弱。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为了向南发展，从丸都（今吉林集安）迁都平壤，接着进攻百济，公元475年攻占百济都城尉礼城（今朝鲜汉城）。当高句丽向南进攻百济，无暇北顾之际，以吉林市为中心的勿吉，攻占“高句丽十落（村落）”，将势力伸

展到高句丽西北境，现在的辉发河一带。说明当时勿吉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力量。公元475年（北魏延兴五年）勿吉派遣乙力支，向北魏通好。乙力支从现在吉林附近出发，沿松花江西行，入难河（嫩江），转太鲁水（洮儿河），舍舟南行，渡洛孤水（西喇木伦河），经过契丹西界，至和龙（今辽宁朝阳），入中原，到达北魏的首都洛阳。乙力支向北魏统治者表示：“其国先破高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北魏认为：“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从原路回勿吉，从此勿吉密切了和中原的联系^②。公元492年，勿吉灭掉在东北地区奴隶制最发达的国家扶余，又占据了伊通河流域松辽平原的中心，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③。

勿吉从公元475年（延兴五年）以后，和中原的联系日渐增多，据史书记载，从公元475年至575年（武平六年）的百年间，勿吉遣使赴内地达三十几次^④。

靺鞨 勿吉隋时称靺鞨^⑤。勿吉和靺鞨音同，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汉字标音。隋代对靺鞨有了更多的了解。《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新唐书》的记载略同。隋代靺鞨大体以吉林松花江流域为中心，分布在东至苏联沿海州，北至黑龙江、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

当时的靺鞨有数十个部落，其中主要部落有七个——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白山部、黑水部、粟

末部。

《隋书》卷 81《靺鞨传》对靺鞨七部的分布记载如下：

“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粟)末部，与高句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水(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

《新唐书》卷 219《黑水靺鞨传》记述：

“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车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进入渤海。唯黑水完疆，分十六部，以南北称，盖其居最北方者也。”

下面具体叙述靺鞨七部^②：

伯咄部：在粟末部北，粟末部大体分布在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中游广大地区，靺鞨各部相距二——三百里，因此推测伯咄部大体分布在拉林河流域，今吉林省的舒兰县和黑龙江省的五常一带，有兵七千。

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分布在黑龙江省宁安——牡丹

江市为中心的牡丹江流域。

拂涅部：在伯咄东部，分布在今兴凯湖一带。

号室部：在拂涅部东，分布在苏联沿海州。

黑水部：在安车骨部的东北，靺鞨各部的最北方，大体分布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合流处和黑龙江下游的广大地区。以室建河（黑龙江）为界，分成南北二部，共有十六个部落，在七部中以英勇强悍称著。黑水靺鞨人编发，缀野猪牙，以雉尾为冠饰，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有车马，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善射猎，用石镞，普遍养猪，富有人家养猪可达数百口。黑水部各部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较先进的部落已出现贫富分化，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黑水部大酋长（渠长）阿固郎到西安，与唐王朝通好，这是见于记载的黑水部第一次派人到内地^②。

绥滨同仁遗址的下限，大体到隋朝，应属黑水靺鞨的文化遗存。出土的敞口深腹罐，颈部往往有一圈花边式附加堆纹，腹部饰有以五个篋点为一组组成的斜平行纹或划纹，和吉林敦化六顶山早期渤海墓葬出土的陶罐，非常类似，说明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是同一文化^③。

白山部：在粟末部东南，大体分布在今延吉、琿春为中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广大地区。有兵三千。白山部和高句丽为邻，为高句丽所统治，“臣属高句丽”。在高句丽统治阶级的胁迫下，成为高句丽一部分重要武装力量。唐太宗进攻高句丽时，白山靺鞨的高惠贞等率众援安市（盖县），“每战常居前”，唐太宗破安市，“执惠贞，收靺鞨兵三千余，悉

坑之。”^②

白山部接受了高句丽文化。高句丽灭亡后，许多白山部人移居营州。

粟末部：在靺鞨七部中地居最南，当徒太山（长白山）北，依粟末水（松花江），南与高句丽为邻，西接契丹，大体分布在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松花江中游广大地区。粟末靺鞨就是通使北魏的乙力支部的发展。粟末靺鞨靠近内地和高句丽，内地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和高句丽文化给予粟末靺鞨以深刻影响，加速了粟末靺鞨社会的发展。当时粟末靺鞨有兵七千，常和高句丽发生战争。隋文帝时粟末靺鞨派使者到长安，隋文帝告诉他们要和契丹和睦相处，在隋文帝举行的饷宴上，“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容。”粟末靺鞨向往内地文化，“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加上不堪高句丽的骚扰，曾大批移居内地。隋文帝时粟末靺鞨酋帅突地稽率领千余家到隋朝，移居营州^③。《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对此有一概括的叙述：

“渤海部族本为粟末靺鞨，其先居于太白山之北，依粟末水以居，隋开皇中，其酋帅突地稽与高丽战，不胜，乃率八部胜兵千余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内附，时炀帝已即位，授突地稽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处于营州。辽东之役，突地稽率部以从，每有战功，帝优赉之。唐武德初间，遣使朝贡，唐祖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闥之叛也，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以战功封蕃国公，又徙其部落于幽州昌平城，会高开道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邀击大破

之，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寻卒，子谨行^④，武力绝人，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其后屡有战功，累官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

高句丽灭亡后，一部分臣属高句丽的白山靺鞨和一度受高句丽统治的粟末靺鞨人移居营州。营州一时曾集聚过很多靺鞨人，在靺鞨人内部已经拥有家僮数千的大贵族，有的则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更多的粟末靺鞨人，则仍然生活在松花江中游和牡丹江上游一带。

第二节 唐初东北的政治形势和渤海王国的建立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了唐王朝。唐朝的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王朝建立后，加强了对东北的行政管理，东北的各族也进一步密切了和内地的联系。

唐初，在东北的辽东、辽南和通化地区是高句丽人建立的封建王国。高句丽北是粟末靺鞨，东是白山靺鞨，在松花江以北、牡丹江流域、苏联沿海州以及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分布着靺鞨的伯咄部、拂涅部、安车骨部、号室部和黑水靺鞨。在辽河上流分布着契丹各部，契丹北是室韦，契